

求指導及示範，俾有正確的路線可以遵循，如抱更多的期望則為不智。（註廿一）

這說明中共今後指導東南亞的共黨武裝叛亂，將着重于以民族解放運動為掩體，以便它避免背着直接輸出戰爭的罪名而影響它的笑臉攻勢。再看菲南的回教居民獨立叛亂，以及泰南的回教馬籍居民分裂運動，都是由共黨所策動的武裝叛亂而打着民族獨立的大旗，這便是中共今後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新範例。且可造成東協會員國之間的關係惡化，以便宜於它一點突破，而馬來西亞便是最弱的一環。

七 結論

美毛關係在越戰停火後的進展，對東南亞國家雖然並未引起如乒乓外交時的波瀾，但這是表面現象。馬來西亞宣佈退出亞太理事會，接着其副總理伊斯邁訪問澳紐（註廿二），均被新聞界預測為與中共建立進一步關係的先聲。大馬是東協會員國之中，唯一沒有擺脫北平經由國會與新聞傳播單位統戰壓力的國家，其所以並未重行興起親毛狂潮，可能是變成了更加沉重的暗潮壓力。

我們應該記起當年巴黎和談開始期間，東協各國正力謀建立集體聯防，乃以吉隆坡為團結中心，一經沙巴爭執發生，不僅聯防之議終結，連東協都幾乎解體，所以東協對會員國與中共建交須先得到各國同意的決議，誰能保

證菲南回教居民叛亂問題，不再演成重蹈當年沙巴爭執的覆轍。正如李光耀所稱的：一旦隣邦已與北平建交，新加坡亦在所難免，其實難免的又何止新加坡而已。如果中共在東南亞各國所輸出的戰爭與顛覆並不妨礙他與各國建交，或是援例互設聯絡機構，則美軍在此一地區的協防，將無從建立防線，便祇有眼看着這一地區沉沒於赤浪紅流。

註：（一）民族主義第二講，國父著。註：（二）「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著。註：（三）（四）「東南亞新興國家」，朱鶴賓著。註：（五）（六）（七）（八）「尼克森訪匪對東南亞影響」，本刊、十卷、十二期，拙著。註：（九）「暹羅史」，謝猶榮著。註：（十）（十一）「泰國政變與評價」，本刊、十一卷、三期，拙著。註：（十二）「星島日報」，本年、二、廿四。註：（十三）路透社雅加達電，本年、二、廿。註：（十四）「一項脆弱的和平」，「中國時報」，本年、二、十二，駐美特派員周傑華府航訊。註：（十五）「北越內幕」，P. J. 霍尼博士著。註：（十六）「北京與馬共關係」，「南洋商報」，一九七一、九、廿一，巴里斯撰。註：（十七）「中央社」台北電根據「北平電台」廣播，本年、元月、卅日。註：（十八）「路透社」香港電根據「新華」社報導，本年、二、五。註：（十九）「東南亞中立化的難題與展望」，本刊、十一卷、五期，拙著。註：（廿）「越南停戰後的東南亞局勢」，本刊、十二卷、六期，拙著。註：（廿一）「紅旗月刊」，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號。註：（廿二）「星島日報」，本年、三月、十二及十四日。

轉變中之日美關係

一 前言

我們翻閱日本近代史，有兩次歷史性大轉變：當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柏里率艦來浦賀，強迫日本開國，結果促成了日本明治維新，結束了鎖國的封建體制，步上了現代化國家的道路，結果成為東方

的強國。百年後的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又在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後，無條件投降，結束了軍閥黷武的軍國主義體制，在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元帥扶持下，走上了和平、民主、自由的國家建設，短短二十多年，又成了經濟大國。

日本近代歷史上兩次大轉變，都是由美國所促成。明治維新以後，若非

朱少先

軍閥崛起，建立起軍國主義體制，為害世界，也不會遭到無條件投降，弄到幾乎亡國的後果。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在美國扶持下，從廢墟中重建；一九五二年恢復獨立，因有日美安保條約維護，既無須支出龐大的國防經費，而且可無後顧之憂的發展其工商業。加以韓戰、越戰的特需，日本經濟更獲得了飛躍的發展機會，一躍而成經濟大國。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U. 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26th 1971)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號所載「日本力圖超越美國成為最大工業強國」一文中，指出日本在一九六〇年國民總生產(GNP)僅六七〇億美元，國民個人所得亦僅七二〇美元；但十年後的一九七〇年，國民總生產已增至一、九〇〇億美元，國民個人所得一、八四〇美元。幾乎增加了三倍。照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〇年發展來推測，到一九八〇年，日本國民總生產，將達五、七〇〇億美元，國民個人所得為四、九五〇美元。

美國的情況，一九六〇年的國民總生產為六、五八〇億美元，國民個人所得為三、六四〇美元，與日本相較，日本實瞠乎其後。到一九七〇年，美國國民總生產為九、七七〇億美元，國民個人所得為四、七七〇美元。日本國民總生產，仍僅及美國的約五分之一，國民個人所得，美國為日本的二五倍強。但到一九八〇年估計，美國國民總生產為一四、五〇〇億美元，國民個人所得六、三〇〇美元，前者美國雖仍較日本多二·五倍強，但國民個人所得，已相當接近。

由於日本在經濟上不斷地發展，使日本由「經濟大國」成為「政治大國」，「超級大國」的潛在意識，已在猛烈滋長。雖然日本尚不敢明目張膽的發展核子武器，但以日本的科學技術，發展核武器已屬可能。田中首相二十一日在國會答詢中，亦曾公開聲稱日本可以擁有防衛性核武器。事實上，一旦日本放棄了「無核三原則」(不製造核武器，不輸入核武器，不儲藏核武器)也有進入「核子俱樂部」的可能。

共匪擁有核武器，藉此用以作為威脅美、俄及為害人類的資本；英國擁有核武器，才能勉強維持在歐洲的地位。以日本民族的性格，焉有不存此打算。日本一九七〇年九月發表的「第四次國防計劃」，雖然無發展核武器計劃在內，但它的預算總額，已超過了「第三次國防計劃」的三倍。足見其用心所在。

田中角榮執政之後，不及三個月，對中共政策，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搶先與中共建交，顯示其在外交上有擺脫美國羈絆、求取獨立自主的企圖。加以日美兩國間由於經濟利益的衝突，雙方關係已發展到惡化階段。日本今後如果仍一味我行我素，不圖改善、調整對美關係，企圖排除美國控制，重溫早年舊夢，想在亞洲創立霸權，則日本第三次的歷史大轉變，勢將重演。在美國、蘇俄、中共三角微妙關係中，日本的動向，有舉足輕重影響。尤其是日美關係的發展，更是問題的重心。本文擬就轉變中的日美關係及其發展前途，作扼要的分析。

二 日美政治關係

日本與美國，地處太平洋的兩岸，是自由世界的兩大支柱。兩國利害關係，一直到現在，在基本上仍然是一致的。無可否認的，雙方仍處於蘇俄及中共共產主義的威脅之下。我們從日美雙方仍強調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重要性及美國政府一再保證忠實履行對盟國的條約義務，即可加以證明。

尼克森總統在一九七一年的外交報告中，認為日本是決定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命運的大國，他特別重視其重要性，因此才同意從長期觀點，交涉歸還琉球問題，並且表明今後美國將與日本維持友好關係。

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決定將琉球交還日本之前，是有交換條件的。在尼克森與佐藤高層會談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佐藤曾強調：「韓國的安全是日本自身安全的重要部份」、「台灣地區的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說明美國雖然同意交還琉球，但一旦韓國、台灣地區安全遭受威脅時，等於日本遭受同樣威脅，美國對該地區履行條約義務時，日本應全力支持。易言之，日本為了本身的安全，亦非與美國在政治上合作不可。

雖然日美基本利害仍然一致，非一朝一夕或一兩次衝擊而崩潰，但一國的外交政策，往往受到國際局勢的變化及國內政局的影響，發生意料不到的新發展。日美兩國的政治關係，在此一年餘來，確實已發生了若干轉變。這種轉變的發生，當然有其遠因與近因。

就遠因言，日本自無條件投降，為美軍佔領，到一九五二年恢復獨立，一直在美國壓制下，日本人一向認為是莫大屈辱，但當時凡事依賴美國，敢

怒而不敢言。直至一九六〇年修訂日美安保條約，即充分暴露了日本對美國的不滿。日美安保條約修改之後，雖然使日美關係有了若干改善，一九六一年甘迺迪執政之後，更把日本當作亞洲的重要伙伴，要日本成爲亞洲的安定力量。但事實上，日本本身力量有限，無法擺脫美國，成爲一個獨立自主國家。因此，佐藤榮作執政以後（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直強調在未收回琉球前，二次大戰不能說完全結束，所以立誓要在任內完成這項工作。琉球收回之後，日本欲擺脫美國的羈絆，要達到獨立自主的期望，更見迫切。

其次，就近因言，似應從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森宣佈決定訪問中國大陸說起。日本人稱此項消息爲「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因爲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與尼克森舉行華府會談時，曾面告佐藤，嗣後關於「中國問題」，兩國將事前密切磋商。而季辛吉祕密訪問中國大陸，未曾通知日本是事實，尼克森宣佈決定訪問中共，也是在發表前三十分鐘才告知日本。使日本有措手不及之感。對於深信尼克森面允對「中國問題」事前磋商承諾的佐藤，自然受到很大衝擊，而陷於窘境。來自在野政黨、國內左翼、自民黨反對派的壓力，自然相當強大。一時使佐藤政權，搖搖欲墜。日本國內親中共氣氛籠罩全國，甚至要求擺脫美國，立刻承認中共政權之呼聲，鬧得甚囂塵上。當時對處理聯合國大會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就弄得無所適從。最後在自民黨內部及內閣尚持有異議情況下，由佐藤裁定，勉強在美國所提「複合雙重代表制」案與「逆重要事項指定」案上連署。

中共混入聯合國之後，日本國內情勢，顯然更見惡化，要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浪潮，更不斷衝擊佐藤內閣。雖然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共之前，佐藤與尼克森曾有一月六、七兩日的「聖克里門會談」，並在會談後的聯合聲明中，雙方強調兩國基本關係必須加強及維持日美安保條約的重要性。但兩國間互不信任感的存在，並不因此而消失。

二月下旬尼克森訪問中共之後，雖然對美國與中共關係並無進一步發展，但在日本所引起的反應是強烈的，不僅使原來親中共者振振有詞，要求政府變更對中共政策，連一向反共者，除了主張繼續維持與中華民國友好關係外，不敢再公開反對與中共建交。

五月十五日日本收回琉球之後，佐藤功成身退，辭去自由民主黨總裁；七月五日自民黨大會改選結果，田中角榮在第二次投票中擊敗福田赳夫當選

總裁，並於次（六）日登上首相寶座。因爲田中在競選總裁之前，深知非福田對手，遂與親中共之三木派及非主流派大平、中曾根兩派結合，聯合打擊福田，田中、三木、大平且事前有促成「日匪關係正常化」之政策協議，故在就任首相之後，積極推進與中共建交活動，並於九月訪問中國大陸，搶先美國與中共建交。表面上，田中雖在赴中國大陸前於八月三十一日赴檀香山與尼克森會談，有所協商；實質上，日本與中共建交，早成定案，絕非與美國磋商此一問題。美國內心固不欲日本躁急行事，但亦無法加以阻止。此舉正顯示日本在外交上擺脫美羈絆，求取獨立自主的一種具體表現，也是日美政治關係中的一項重大轉變。

日本與中共建交的結果，不但沒有獲致具體成果，且使美國對日本增加了不信任感與猜疑；同時還招致了蘇俄的不滿與反擊。因此，日本又不得不同過頭來，再強調日美關係重要性並主張繼續維持日美安保條約。除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在國會演說及答覆議員質詢中，一再重申日美傳統友誼與應加強合作外，一面還派前首相佐藤榮作訪美，與尼克森總統晤談，來彌補與美國的友好關係。但從田中執政以來所採取的一連串外交行動，要恢復日美過去在政治上的水乳交融關係，已非易事。

三 日美經濟關係

戰後日本經濟能有驚人的發展，除日本人民的勤奮、努力外，美國的全力支持、援助，實爲主要因素。韓戰、越戰的爆發，更加速了日本經濟上的發展。

由於日美兩國政治關係的密切，使雙方的經濟關係，也達到了不可分程度。爲了進一步促進兩國經濟合作，在一九六〇年修訂「日美安保條約」時，特別加列了第二條：「……締約國雙方，應消除對國際經濟政策的歧見，並促進兩國的經濟合作」。根據該條原則，日美兩國自一九六一年起，每年定期召開一次包括外交、財經、交通、勞工等有關人員所組成的「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到一九六七年九月在華府舉行第六次委員會止，雙方透過定期協議，對促進兩國經濟合作與經濟發展，有極大貢獻。

在一九六九年之前，日本對美貿易，一向是入超國，但到了一九六九年

美國對日貿易收支，首次出現了十四億美元逆差。一九七〇年美國入超達十二億美元。因此，引起了美國的注意。但該兩年美國對外貿易總額，尚能維持出超，故對日本，除在一九六九年第七次「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中曾提出檢討，要求平衡貿易逆差外，未採取具體行動。但進入一九七一年以後，情況更見嚴重，至同年六月底，美國貿易收支，出現了七十八年來第一次逆差，而且數額高達四十九億八千萬美元。而該年年底，對日貿易逆差，高達三十二億美元。因此，引起美國普遍不滿。尤其對日本利用雙重價格制及低工資政策對美作不當輸出競賽，表示憤慨。美國為改善此種關係，曾數度派經濟特使甘迺迪訪問日本，就纖維問題、日元升值問題、輸入自由化、資本自由化問題，與日本當局進行商討，但均未獲得圓滿結果。其間日本在美國強大壓力下，曾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四日，經決定下列八項緊急經濟措施：

- (一)自八月一日起實施特惠關稅制。
- (二)降低一般關稅，並與各先進國進行協商。
- (三)至九月底止除將限制進口物資減少至四十種外，十月以後再促進其自由化。
- (四)積極推進第四次資本自由化，對外直接投資之限制，原則上均予撤銷。透過進出口銀行及民間銀行，建立外匯貸款制度。
- (五)積極廢除非關稅障礙。
- (六)推進經濟合作。
- (七)由大藏、通產兩省協商，研究完全廢止或停止輸出振興制度，並定明年起實施。輸出獎勵金問題由日本銀行重行檢討。
- (八)機動運用財政金融政策，修改輸出制度，發揮擴大輸入效果。

日本上項經濟措施，主要目的在不使日元升值原則下，改善對美經濟關係，但與美國要求相距甚遠，勢無法滿足美方希望。

在日美關係陷於相當緊張之際，尼克森總統突於七月十五日宣佈將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前適當時期訪問中國大陸，繼之又於八月十六日公佈了八項新經濟措施：

- (一)美元與黃金暫行停止兌換。
- (二)實施一〇%的進口附加稅。
- (三)凍結工資、物價九十天。

轉變中之日美關係

(四)恢復投資減稅制，第一年一〇%，以後每年五%。

(五)向國會提出廢止汽車消費稅(七%)。

(六)提早一年實施個人所得減稅。(原定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實施)

(七)削減美國聯邦政府支出四十七億美元(一九七二年)。

(八)削減對外援助一〇%。

美國上項宣佈，雖為一般普遍規定，但眾信美國此舉主要目標，是針對日本而發。尤其是徵收一〇%進口附加稅，對日本更是嚴重打擊。因為日本一九七〇年對外貿易輸出總額二百另二億六千一百萬美元中，對美輸出佔三分之一。故日本貨品輸美，除一般關稅負擔外，再課徵附加稅一〇%，使日本貨品所受負擔加重，自可想見。

日本在被逼狀況下，政府始決定自八月二十六日對日元採取浮動匯率。九月九日和十日，第八次「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又在華府召開，日美經濟關係，無疑列為商討主題。尤其是美國要求日元升值及日方要求美國取消進口附加稅，成為會議重心，結果並未獲得具體協議。但最後，日本政府不得不被逼在十二月實施日元升值。

日美經濟關係，並未因日元升值而好轉，因此，美國對日本的壓力，依然很大。

田中角榮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執政之後，為了急於與中共建交，而又不能不顧慮到與美國關係，在田中九月下旬訪問中國大陸之前，於八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一日在檀香山與尼克森舉行日美會談。在會談中，田中為改善兩國貿易關係，決定緊急向美國輸入包括濃縮鈾等物資十億美元。但去年美國對日貿易入超，仍有四十二億美元之譜。

美國最近為逼日元升值，不惜將美元貶值一〇%，但結果對日貿易，並未見有多大改善，日本二月份貿易收支，仍有七億六千萬美元的大幅順差。估計今年日本貿易成果，仍將有七十七億美元順差，而大部份仍然是對美出超。目前日本對美元採浮動匯率，但即使升值二〇%，日美兩國謀求平衡貿易關係，甚難達到。

尼克森總統二十二日向國會所提出的「國際經濟報告」，除闡明美國對國際貨幣體制的構想外，並要求國會授權，給予實施「緊急輸入限制」、「輸入課徵金、關稅」、「廣範圍的貿易障礙」等權限。報告還明白指出

歐洲共同市場各國及日本，由於獎勵輸出，限制輸入，造成空前繁榮。而對美國則設置貿易障礙。美國爲了制止此種差別政策，應授權總統採取報復措置。其目標仍以針對日本爲主。

如果尼克森獲得美國國會授權，對日本貨品課徵特別附加稅，勢將使兩國關係趨於惡化。

四 日美防衛關係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原有武裝力量全被解除。一九四六年日本新憲法中，又明定不得設置軍隊及放棄交戰權。雖然韓戰爆發後有若干武裝警察隊的設置，但力量僅足於維持治安。當一九五二年日本恢復獨立時，並未具備主權國家所應有的防禦侵略能力。尤其當時中共政權已在中國大陸成立，一九五〇年中共與蘇俄所簽訂的「中蘇相互友好援助條約」，明白指出日本爲其假想敵。在此種情勢下，在聯合國軍結束對日本佔領同時，不得不與美國單獨簽訂「日美安保條約」，使美軍能繼續留駐在日本自由使用在日基地，維護日本及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同時根據舊約規定，駐日美軍，在日本政府請求下，亦可鎮壓國內大規模的內亂與騷動。這些規定，尤其是鎮壓內亂一點，使人對日本已成爲美國半殖民地之感覺。因此，日本政府，一面自一九五四年起實施第一次防衛力整備計劃，將原有保安隊、海上警備隊，改組爲陸上、海上、航空自衛隊，至一九六〇年計劃完成時，日本在實際上已具備陸、海、空三軍的形式。在此同時，由於日本經濟的復興，國際局勢的發展，兩國自一九五八年開始商討修訂日美安保條約，以符合現實需要。並於一九六〇年六月正式成立新約。

雖然兩國修訂時因在野黨主張廢約曾引起極大政治風波，但因岸信介內閣態度堅定，最後在自由民主黨議員單獨出席之國會中，通過批准了日美安保新約。使日美防衛關係，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日美安保新約的簽訂，已使日本與美國由過去的從屬關係，成爲伙伴關係。該約有下列若干特點：

- (一) 刪除了美軍鎮壓日本內亂的條款。不再受半殖民地之譏。
- (二) 規定了條約有效期十年，到期後締約國任何一方得將其廢約意向通知

對方，一年後條約即形失效。(第十條)改正了舊約無限期的缺點。(三)增加了「經濟合作」條款(第二條)，由防衛關係，擴展到經濟合作關係。

(四)明定「防衛力的維持發展」，該約第三條：「締約國應遵循憲法規定，依個別的與相互的協力，以及有效果的自助與相互援助之繼續，以維持發展能抵抗武力攻擊的各種能力。」日本基於此項規定，積極推行各期防衛力整備計劃，以達到「維持發展能抵抗武力攻擊的能力」而不違憲。

(五)建立兩國「協議制度」(第四條)，除了有關兩國防衛問題隨時協議外，當日本以及遠東之國際和平與安全受有威脅時，亦應隨時協議，採取對共同危險之行動(第五條)。此外，如美軍在日配置上有重要變更或調動，裝備上有重要變更及日本爲實施戰鬥作戰行動使用美軍在日基地時，均應舉行「事前協議」。(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日本外務省發表有關現行日美安保條約內所定事前協議事項)

(六)防衛範圍的擴大。依照該約第五條規定：「各締約國對於在日本國施政下之領域內，所從事的對任何一方的武力攻擊，均認爲是危及本國之和平與安全之事，決依本國憲法上之規定與手續，採取對應共同危險之行動」。……因爲日本憲法規定，不能派兵海外，無法負起防衛美國領土義務。因此，日美安保條約，是只有美國單方面負維護日本安全的條約。

爲了彌補上述缺點，加重日本的義務，才有第六條的規定：「爲了有助於日本國之安全以及遠東方面國際之和平與安全之維護，美國陸海空三軍，得在日本政府承諾下，保有使用其設施與區域之權利。」

因此，日美安保新約，不僅加強了日美兩國防衛關係，也使日本享受了只有美軍防衛日本安全義務，而無須防衛日本領土之外的美國的權利。但美國基於整個遠東的和平與安全，在日美安保條約中，保留了自由使用美軍在日基地的權利。當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美國決定將琉球交還日本時，在尼克森與佐藤華府高層會談聲明中，特別要求日本對韓國及台灣安全，提供承諾，所以有「韓國條款」、「台灣條款」的出現。

其中有關於韓國部份說：

「總理大臣與總統，均特別注意到朝鮮半島依然有緊張狀態之存在。總理大臣強調韓國之安全，對日本本身之安全極為重要。」

關於台灣部份說：

「總統曾言及美國決繼續對中華民國盡其條約上應盡之義務，總理大臣也表示台灣地區之和平與安全，在日本之安全上是一極為重要因素。」佐藤首相在會談結束後在全美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說時，再重申韓國與台灣安全對日本的重要性。

這裏說明了日美安保條約，不僅是日美兩國的安全保障條約，也和韓國、中華民國是構成一個整體的安全體系。

雖然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訪問了中國大陸，並與周恩來發表聯合公報，但美國對中華民國始終維持原有的外交關係，並一再聲明，繼續履行對我之條約義務。日本與中共雖已建交與我斷絕外交關係，但對日美間一九六九年有關「韓國條款」、「台灣條款」的承諾，迄未表示失效。在整個遠東防衛形勢上，仍以日美安保條約為中心，維護着遠東的安全與和平，在日美防衛關係上，除了逐漸縮小美軍在日基地外，似未作重大改變。

日本現有陸上、海上、航空自衛隊力量，經過三次防衛力整備計劃後，已成為亞洲一支裝備精良、戰力相當強大的部隊。三軍總兵力約為二十五萬九千人。其中陸上自衛隊，擁有十三個步兵師團，加上戰車部隊、空降部隊、後勤部隊及航空隊，總兵額編制為十八萬人（其中尚有缺額二萬人）；海上自衛隊兵力三萬八千三百餘人，各式艦艇五百三十餘艘。航空自衛隊兵力四萬二千人及各式飛機九百六十餘架。

自一九七二年起，實施第四次防衛力整備五年計劃（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其計劃目標，在強化陸、海、空自衛隊之戰鬥力，特別重視周邊海域之防衛能力及重要地域之防空能力與加強各種機動能力。它的防衛基本構想，仍係以美國核子傘保護為前提，加強其傳統武力，以抵禦傳統武力侵略。

基於日本此種防衛構想，目前與美國在防衛關係上，事實上無法擺脫美國。預見的未來三、五年之內，不致有大的轉變。

五 日美關係展望

轉變中之日美關係

二次大戰之後，日本在美國全力扶持、援助下，從廢墟中重建，一九五二年獨立之後，又藉日美安保條約的維護及韓戰、越戰的賜予，成長壯大。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期，日本經濟迅速發展，恢復了民族自信心，尤其是日美安保條約修訂之後，日本已成了美國亞洲的重要伙伴。當時甘迺迪總統有意把日本扶持成爲亞洲的安定力量，於是躊躇滿志，在亞洲以經濟大國自居。並且不顧其他國家的利益，從事經濟擴張。到一九六九年以後，與美國在經濟上發生了衝突，而且愈來愈烈。加以受尼克森新亞洲政策影響及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使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發生大變。促使日本欲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目標邁進。試圖擺脫美國羈絆，在外交上求取獨立自主，因此才有田中的躁急行事，與中共建交。

但是，日本究竟有沒有成爲政治大國的條件？有沒有擺脫美國採取獨立自主外交的能力，是值得我們懷疑的。

日本目前號稱經濟大國，而一般專家認爲到一九八〇年，日本國民總生產（GNP）將爲美國的三分之一弱，但事實上，日本的經濟基礎是非常脆弱的，它的天然資源非常缺乏。最重要的能量資源石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依靠國外輸入，鐵砂、煤、木材、銅等重要資源，百分之八十以上，亦須仰賴他國，一旦來源發生問題，日本整個經濟結構，便要發生問題。

此外如對外貿易所遭遇的困難，尤其與美國的經濟關係，日本對外貿易，其中三分之一輸往美國，由於近數年來日美貿易美國發生大量逆差，美國對日正施予強大壓力，並可能單獨對日本徵收進口附加稅，以求貿易平衡，日本勢非讓步不可。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如泰國等，也開始對日本杯葛，故日本在經濟上危機，也是很嚴重的。

在防衛問題上，至少在預見的若干年內，日本仍須依賴美國核子傘的保護，日美安保條約亦決不會廢止。法國戰略家卡洛斯（Gallois）曾經說：

「無核子武器，即無獨立國防；無獨立國防，即無獨立外交。」因此，我們從防衛的觀點，經濟的觀點，日本目前勢無法擺脫美國謀求獨立自主的能力。雖然日美關係確在轉變中，但其轉變也是有限度的。

日本今後最好的出路，是和美國及亞洲自由國家誠意合作，共同謀求經濟發展，來確保亞洲的永久和平與安全。否則，其後果將是悲慘的。——一八五三年及一九四五年的歷史，將會重演。